

翼教林叢編

卷四

輜軒今語評序

翼教叢編四

學使宛平徐先生壬辰分校禮闈余出其門下其時先生服膺陳東塾之學曾以手書相告欲余遠師亭林近法蘭甫余復書略言亭林命世大儒當時漢宋之職未張故其箸書無漢無宋一以實事求是爲主師之固所願也蘭甫人品亦篤實可風而其講學調和漢宋在門戶紛爭之後所謂舍田芸田不可法也考据無如漢人之精義理無如宋儒之專學者當求吾學之通不當求古人之合此爲人爲己之界也自後四五年中未嘗以一書相問難丙申再遊京師見先生于寓宅時先生悲憫時事頗張康有爲之說余不謂然丁酉南旋先生拜督學湖南之命時康之弟子梁孝廉啟超來主時務學堂以六經并入西學先生和之手頒條誠分諭各學又有輜軒今語一書卽條誠而引申之與康梁若相左右嗟乎外患日迫學術日漓

復有公羊改制之說煽惑人心虛士橫議之風不圖復見于今日此則有心人所爲長太息者也余于先生旣受場屋一日之知謬蒙湖湘偉人之譽不敢聽惡言之人有負師門略綴評詞以明益各之義昔孔子問禮于老聃而不傳老氏之學余于先生殆同此志矣光緒戊戌仲春長沙葉德輝序

南皮尙書前箸有輶軒語分類發明啟悟學子其勤至矣輒仿其例撰爲輶軒今語先出學語一種以告湘人蓋學派不明則起點已誤不可瘳也或曰今語之論學與前語之學語合而權之毋乃例同而意別乎應之曰南皮之學主乎通今者也道與時爲變通尤南皮常持之論也然則今語之作時爲之也風會之轉如機軸之運行而心志之契猶鍼芥之翕合邇者明奉詔旨宏開特科歲舉之年兼以算學藝學時務另試

朝廷變法求才之意無非欲多士急究當務挽濟時艱湘中不乏殊尤其有讀是編而幡然興起者乎跂予望之已

光緒      年      月      日督學使者宛平徐仁鑄  
輶軒今語

學語

一經學

經學當求微言大義勿爲考据訓詁所困

近世治經者莫不宗漢學然漢學亦有二種西漢之學主  
微言大義東漢之學主名物訓詁西漢儒者禹貢行水春  
秋折獄詩當諫書凡一切經濟莫不出于經義故董江都  
賈長沙劉子政皆以經師而爲一代治徧所宗此通經致  
用之極效也名物訓詁亦經學中之一派讀古書者所必  
當有事也惟本朝儒者以爲舍此之外別無經學則大  
不可數百年來通人碩儒咸疲心力于此閒班孟堅所謂  
解一字之義至千二三萬言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誠所不  
免至于今日外患日迫學者漸知考据之無用從而棄之  
而經學亦因之陵夷衰微矣其蔽皆坐以爲考据之外無  
經學因考据之無用而並疑經學之無用蓋微言大義之

學之中絕也久矣故今日必將西漢以前之經學發揮光大之則六經之傳孔子之教庶可以不墮也

**評曰**微言大義後世義理之學之所本也名物訓詁後世

考据之學之所本也二者不可偏廢蓋不通名物訓詁無

由得其微言大義國朝諸儒屢言識字以通經通經以

致用見于書序文集者不一而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子部儒家類已詳著此

旨何嘗以爲此外別無經學惟江藩漢學師承記堅持門

戶之見至今貽人口實然此等偏慢之論蓋疾當時空疏

而居大位者有爲而言桐城方植之作漢學商兌攻之二

書具在人亦無有爲左右袒者蓋是非之公人人得而有

者也若謂西漢經濟莫不出於經術東漢亦何獨不然外

患日迫凡空談學術經濟者同歸于無用未見微言大義

之致用卽能勝于考据訓詁特微言大義可以比傳近事  
故藉此以行其私此則西漢諸儒聞而痛哭流涕者矣

經學當口說傳記二者並重

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謂其徇口說而背傳記要之傳記  
口說二者缺一不可傳記之起本大易之十翼聖人自定  
之經而自傳之其次則喪服傳出于子夏公羊穀梁二傳  
或以爲並出于子夏而皆口說相承二戴記漢世所傳而孔  
門遺說十居八九然則傳記口說初未嘗歧而爲二也後  
儒論漢人所著經說分爲內傳外傳兩體而西漢書若尙  
書大傳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皆外傳體也蓋經學本以通  
其微言大義達於政事爲主不必沾沾于章句訓詁間此  
西漢經術所以爲美也若詩之毛傳書之孔傳迺內傳體

舊題西京之書然孔傳之僞閭百詩惠定宇已有定論毛傳之僞近儒魏默深等亦已疏通證明蓋西京實無此學派也

**評曰**劉歆欲立古學故隱以循口說諷公羊此各尊所聞不足爲異平心論之口說傳記皆所以傳經口說託之傳聞失多而得少傳記託之載筆得多而失少況今日羣經如日再中何假口說今語之意蓋主康有爲之野說而以康之弟子之稱南海先生曰者爲口說之遺不知口說盛行耶說將遍天下而又無傳記以載之使一時是非之迹後人不得而知稍知治學之人未有不知其言之失實者惟考試爲利祿之途頗足以震盪風會故揭其用心如此以待來者辨焉毛傳之僞自魏默深發之攷毛公或云周

秦之間或云河間獻王博士之小毛公劉歆之世已無實

錄按班書儒林傳不言毛公得何人之傳藝文志云自謂子夏所傳亦微詞也陸氏釋文穀錄穀毛以前傳授頗

詳蓋本鄭氏詩譜六藝論陸璣疏鄭陸在劉班以後未故必能詳其傳惟以爲出自河間府中則眾說皆同也

其移太常博士書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文意趨注書禮左傳意謂三經既立則毛詩亦因緣而立

其所以不敢冒言者以其時今文之學盛行毛傳出自河

間獻王府中絕無師傳可攷耳然謂之無師可也謂之爲

僞不可也其書正出於西京何得於西京無此學派且三

家既亡毛傳又僞試問今日應讀何詩若云理三家遺說

以復今文除韓詩略存章句外齊魯已難於區別得失與

夫門戶傳授之出入此必不可行之事也何況毛傳卽僞

經固不僞因毛廢孔因傳廢經魏默深晚年病風魔以死

其亦興戎之報與吾願海內學人引爲痛戒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春

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經義者多實尙書大傳詩外傳之類今語本此

### 經學當以通今爲主義

近儒之言經學者動曰經學所以考古此最謬之論也夫古旣已往矣考之何益若治經而僅考古則誠如莊生所言六經皆先王陳迹耳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太史公曰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爲臣者不可不知春秋苟將六經大義按條摘出而證之以今日之政事雖其中有因時變遷不盡可行于今日者然其所言公理爲出治之本及條目之可施行者尙十居七八也經學果無用乎哉

讀書以考古爲謬何以知有西京微言大義之學又何以

知有東京考據訓詁之學此豈不考而得知者耶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求何嘗以其旣往爲無益耶吾師孔子吾不知有莊子

經學當先通春秋公羊傳

孟子每敘道統述及孔子卽言春秋若以爲孔子生平最大事業無有過此者太史公董江都漢之大儒其稱道孔子亦必舉春秋何也春秋者孔子經世之書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孔子有用天下之心有救天下之具特道旣不行無從措施以表著於當世乃舉其素所蘊積者一箸之于春秋此如黃梨洲之明夷待訪錄馮林一之校邠廬抗議聖凡雖殊而用心則一故孟子以爲天子之事以其所言皆將爲後王法也亦如西人之果魯西亞士虎哥等以匹夫

而創爲公法學萬國遵之蓋春秋一書實孔子所定之萬世公法也特當時有所褒譏貶損不能不避時難故因行事以加王心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及董子春秋繁露傳口說以告來者故公

羊氏所傳大義最爲博深切明西人政治家必事事推原於公理公法之學以爲行政之本今春秋者乃公理公法之折衷也學者必先通春秋則可語之致用矣新會梁君

公法學一書最可讀

**評曰**春秋素王之說此七十子之徒推崇孔子之學非孔子自居於王也漢世三傳爭立學官弟子各張其師說惟

公羊家用心至巧其牽合圖讖以爲春秋因漢制而作既足以結人主之心而箇古學之口又其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弟子徒眾布在朝列其時父以是詔其子師以是

傳其弟亦如今日時文之士雖有命世大賢其力不足以  
抗拒此其所以盛行于兩漢也至于左傳文煩義重立學  
又遲其學徒亦知依附時君已落公羊之後此其學有巧  
拙效有遲速苟非有志之士未有舍短幅之公羊而習長  
編之左傳者也今世公羊之徒必欲斥左傳爲僞不思桓  
譚有言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而不知也可謂  
深於左傳者矣桓譚又云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此亦蔽也桓譚而爲此言則固非專袒左氏者漢之通人無不如此也康有爲之徒煽  
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時制乃託於無憑無據之公羊家  
言以遂其附和黨會之私智此孔子所謂言僞而辯之少  
正卯也公羊之義隱微是以呂步舒不知師書至下董仲舒獄眭弘以公孫氏當復興勸昭帝禪位而以妖言惑眾伏誅此惑于改制之說也可不大哀乎今語之旨非欲人讀公羊乃欲人

讀春秋公法學耳若夫黃梨州明夷待訪錄一書其原君  
篇隱詆君權太重實開今日邪說之先聲建都篇謂金陵  
爲王者都遂導洪秀全之逆志儒者立言不慎則害隨之  
矣馮林一校邠廬抗議雖其言可采者多而迂曲不通者  
亦自不少卽其已行者論之如采西學製洋器諸議行之  
已三十年而法日兩次戰事何以無效是知變法而不變  
人不值外人一笑耳至萬國公法強國用之則聲氣得相  
聯絡弱國用之則朝夕爲人牽制西人與中國交涉之事  
何者合于公法此彰彰在人耳目者也而況孔子之公法  
並未行于春秋攀鱗附翼而龍鳳矯然于雲表吾見其墮  
溷而已矣

劉逢祿左傳考證云春秋非記事之書不待左氏而後明此言最謬當夫子之時各國史記尙在自不待左氏而後明及數十年後設無記事之書何以考其是非得失三傳皆尊聖人公穀發明作義左氏取證

本事義當並尊時私家水火貽害二千餘年此眞經學之罪人矣學入當引爲前車之鑒何乃效尤耶且劉申受之書所指左傳之僞並無實證不過以公羊左氏比勘得失而已不過以空文攻駁漢志而已見童辨日豈足以服左氏之心耶如謂漢志隱護左傳何不並公羊之學而夷滅之而必畱此勁敵與人搘擊之柄不亦太愚耶冀定庵雜事詩注有左傳決流一卷云據劉歆竊益左氏顯然有迹者此書今已無傳意亦竊劉氏之緒餘耳新學僞經考宗旨不出此數人皆治經之病狂者成都尊經課藝有周寶清擬代太常傳上答劉歆書立言甚巧其實早爲四庫全書提要所斥彼不知也又以毛詩左傳義同者條列之謂二書爲一手所造無論其比證之未確也而外此如易如禮之與左氏合者則又何說之辭然則歆書所云古文舊書內外相應者皆有徵驗之言宜博士之不能置對矣

#### 四書宜畱心熟讀

莊子稱孔子有內聖外王之道外王之道在春秋內聖之道在論語論語爲門弟子所雜記若分類求之何者爲微言何者爲雅言何者爲小學何者爲大學條分縷晰心得自多中庸自漢書藝文志卽裁篇別出鄭康成謂爲子思

述聖祖之德所作蓋孔子之行狀也內外之學皆備于斯  
大學一書卽古者大學堂課程先後次第條理秩然其中  
多言大同之義尤爲精華孟子者孔門後學之龍象傳春  
秋太平之義其所言治天下之道按諸今日時勢最爲合  
宜故四書者皆羣經中之精液也朱子特尊之誠爲卓識  
惟集注發明尙少今尙當以萬國之政學引伸而光大之  
**評曰**孟子以距楊墨有功以言性善傳道今日時局雖與  
戰國相近孟子究未嘗昌言毀周其見諸侯陳王道稱古  
先亦如孔子之周流列國欲行其道于天下耳然此志此  
行惟孔子出之爲無弊孟子學之已不免近於游說朱子謂孟子磨撲合縫有未盡處  
又謂孟子不甚細膩

子則不可也集注一書較論語尤爲精密以賢人而述賢

人之心故能千載合契今乃欲以西國政學引申光大之此援儒入墨之旨非朱子所樂聞也若謂藉西學以存四書則六朝時佛老盛行君臣上下舉國波靡而孔氏之書禾之或廢何耶

周禮宜分別觀之

周禮一書或以爲盛水不漏或以爲瀆亂不驗平心論之真僞參半蓋其中成周舊制各國舊制十居五六而劉歆等羼亂坿益亦十之四五大約地官一篇最爲精華春官一篇全屬舊俗天官一篇坿益君權以媚人主者最多焉考工記又古書之別行者也要之全書之中其與今日西人政事相合者不一而足言致用之學者所當知也

**鄙曰**以周禮爲劉歆僞撰宋儒胡五峯之言也朱子已駁